

联合国特派专员在北京 谴责中共滥用酷刑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夫德·诺瓦可先生

【明慧网】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于12月2日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两个星期的关于酷刑问题的实地调查。于当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世界各大媒体相应抢播报道。

会上，特派专员谴责酷刑问题在中国非常普遍，而且滥用酷刑遍及全国，中国政府应该遵循国际人权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监狱系统，而且常常通过酷刑来迫使无辜的人认罪。

曼夫德·诺瓦可先生特别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施行着系统性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受着严重的、全面的迫害。酷刑手段有：老虎凳、水牢、电刑、开飞机、不让睡觉、强迫一种姿势、精神折磨使人改变思想。

中国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来减少酷刑，而且必须废除劳教制度，停止用精神病院折磨无辜者。

曼夫德·诺瓦可先生还对中共在他整个行程中的干扰提出抗议。中共不仅派人跟踪，监视，骚扰他们的正常考查计划，而且威胁与恐吓向他们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及家人。◇

是谁制造了这些强奸犯？

【明慧网2005年12月4日】今天看到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河北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恶警何雪健11月25日下午在所里公然连续强奸两名女法轮功学员刘季芝（51岁）和韩玉芝（42岁）。在恶警何雪健施暴过程中，刘季芝大声呼救，一个姓王的警察一侧旁观，没有任何阻止行为。在此之前，刘被恶警们反复侮辱，乳房被电棍电击，折磨，臀部、腿部和身上留下严重淤伤。

看完消息，相信任何有人性的人都会感到震怒。难以置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门外屋里都有人的情况下，一个警察对两个同镇的和其母亲同辈的善良长者，连续施行这样禽兽不如的暴行。

我不知道，如果恶警何雪健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妹遭遇这样的侮辱，他心中会是怎样的感受。如果他有亲人朋友，听到这样的消息，又会作何反应……

但仅仅谴责直接肇事者远远是不够的。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耳闻目睹这样的罪恶太多了。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将18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

任犯人强奸。2001年5月14日，北京一位女法轮功学员沿大北窑至永安里护城河粘贴法轮功真象传单时，被一个巡逻的警察截住遭毒打两个多小时后，被强奸。

呼唤正义

2005年12月6日

河北公安连续强奸两名 法轮功女学员

【明慧网2005年12月1日】今年11月22日至今，联合国酷刑专员一行正在中国考查。11月24日晚，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警察受迫害政策驱使，寻衅把东城坊镇西疃村的法轮功学员刘季芝（女，51岁）和韩玉芝（女，42岁）从家中抓走。之后，东城坊镇派出所对受害者进行了非法审讯和毒打，25日下午两点许，警察何雪健在以所谓“执行公务审讯”为名，公然强奸了刘季和韩玉芝。在连续强奸案发生过程中，当时屋中还有另一名姓王的警察，在旁观，他并没有阻止。

直到11月26日，刘季芝的家人凑了三千元现金，全部被派出所勒索走，刘季芝才被放回家。

几天来，刘季芝每天以泪洗面，两眼发呆，精神恍惚。强奸案不仅对受害人本人，也对她们的家人丈夫和孩子造成了沉重的伤害。



刘季芝被毒打并奸污，臀腿部多处瘀伤

2001年5月24日，黑龙江哈尔滨万家劳教所把非法关押在十二队的50多名拒绝写“决裂书”的法轮功女学员非法送入男监摧残。有目击者证实，几个警察把一位法轮功女学员抬进男监，三个男犯人轮奸了该女学员。2003年5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恶警白鹤林当着两名犯人的面强奸重庆大学研究生魏星艳，魏星艳至今生死下落不明。2005年，北京密云县恶警们在光天化日下强奸一名只有17岁的法轮功女学员……

列举这样的事件令人椎心泣血。这罪恶是系统实施、广泛分布而长期发生的。从这一桩桩血泪事件中，人们可以了解对法轮功的迫害有多么邪恶。正是中共江泽民的迫害法轮功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对法轮功，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打死算自杀”，可以“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给了恶警随心所欲蹂躏法轮功女学员的许可，制造了身着警服的强奸犯。

正因为中共政策性的放纵、有组织的包庇，才使诸如此类令人发指的罪恶大面积存在，至今得不到制止，罪犯还在逍遥法外。当一个政权的专政工具堕落成为普遍的犯罪时，民众的尊严和安全何以维系？

终有一天，那些恶人和对迫害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都要面对人间法律、道德法庭和天理的审判。随着人们的广泛觉醒，这个日期已经临近。

我要站出来揭露迫害

受害人刘季芝

我叫刘季芝，51岁，涿州市东城坊镇西疃村人。丈夫叫魏喜良。有两个女儿，都读书。我是从1999年2月得法开始修炼法轮功。在学法轮功之前我腰椎间盘突出，折磨的我不能下床。病魔折磨的我脾气暴躁。炼法轮功一个月之后就能操持家务，下地干活了，家庭也和睦了。可是，1999年7月迫害开始后，我家就没有安生过，当地政府和派出所屡次骚扰我们。

在2005年11月24日晚上8点左右，突然一帮陌生人墙翻闯入我家，当时我丈夫不在家，我都惊呆了。这帮人进屋后乱翻家具、床、抽屉，姓邢的派出所指导员凶神恶煞般命令我原地站立不许动。我颤抖的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大喊：“不许问，别动！”在把屋子翻的乱七八糟后，他们抄走了一个手抄日记本（那是我抄的我师父的《洪吟》诗）、一个真象小册子，两盘录音带，一个我孩子学英语用的双卡录音机。然后把我强行扭带上了车里拉到了村大队。当时村大队屋里已经有同村的法轮功学员韩玉芝、魏宝良、汪贺林，和东城坊派出所综合办610正副主任柴玉桥、宋小彬。又去抓法轮功学员瞿文亭

后，就强制把我们全部塞上车，拉到了涿州市东城坊派出所。关到值班室一个一个的审问。

第一个审的是我，姓邢的指导员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屋里还有一个叫何雪健的警察与另一个警察。邢说：“你先坐下，你老实说你跟谁炼的法轮功？你和汪贺林一起炼过功没有？还有别人吗？”我说没有了。“和外村炼法轮功的见过没有？和韩玉芝炼过吗？”我说没有。邢说：“你不老实，你们炼法轮功的不是说实话吗？”我说这就是实话。邢又说：“我妈和你年龄一样大，你就说实话吧！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说这就是实话。邢说“看起来你挺老实，其实你不说实话。那你就别坐了，给我站起来。”

他大声命令让我双腿下蹲，手向前伸，同时开始打我。他用胶皮警棍使劲的抽打我的臀部，他打的气喘吁吁，说：“你们炼法轮功的就是硬，我就不信打不服你”，这时警察何雪健也过来，他使劲扣住我的锁骨上的脖子处，接连使劲狠命打了我三四个嘴巴。看我还不屈服，何雪健去拿电棍电我的两大腿外侧，还说电棍不好使。又用胶皮警棍狠打我。我向前仆倒，他们把我揪起来，接着打我。打累了，何雪健用两手伸向我的胸部乱掐摸乳房，淫笑着问我：“你看这是要流氓吗？……”他们没有让我看笔录的内容，强行让我写“以上笔录全对，跟我所说相符”，并强制我按手印。

这天晚上11点多又第二次审我。警察何雪健把我叫到屋里，派出所综合办610正副主任柴玉桥在屋里看报纸。何说我不老实，又让我两腿蹲下，两手前伸，用胶皮警棍使劲打了十几下。我被打的向前仆倒，姓何的把我揪起来，继续打。我承受不住，被打的跪在地上哭了。柴玉桥说得了得了别打了，何这才算住手。11月25日上午警察们又去西疃村抓捕法轮功学员。回来后，警察何雪健又叫我到他的宿舍，屋里共三个人：警察王增军在床上躺着，610综合办王会启就在屋里站着。姓何的什么都不问，用胶皮警棍打我，两手使劲向下扣着我的脖子，扣得我快出不来气。何雪健又开始耍流氓，掐我的乳房，把我的上衣撩起来，拿出电棍电我乳头。电了两下，直冒火星，

他还说：“真好玩”，然后，扒我的裤子。其间610综合办的王会启一直在场瞅着，没有制止。他看何雪健扒我裤子才出去，临出去时，还恶狠狠的说“揍她”。也没关门。我就反抗，推他，他又煽了我一顿嘴巴，把他两个指头伸到我阴道，乱绞动。我就使劲推他，他坐在我的肚子上使劲的往下压，两个手摸我的乳房，我就用力挣扎，我说：“不要干这种事！你是警察不要犯罪，伤天害理呀！你是年轻小伙子求求你，放过我老太婆。”他象恶魔一样，把我强奸了。

这个过程中，同屋的警察王增军面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根本无动于衷，一直在床上躺着，斜着脑袋旁观。

我哭着出了屋子，心里想到：他的兽性是否还会发泄到另外女同修身上。回到值班室，我哭着喊着说，我没脸见人了，我死这得了，我回不了村。我就往桌子上撞，被同修把我抱住了。这时我想起自杀是有罪的，我不能自杀。我对着三个女同修说你们要小心，小心，不定又落到谁身上了，造孽，造孽。话音还未落，何雪健就把韩玉芝叫了出去。瞿文亭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强奸了我了。瞿文亭落下眼泪，说：“我的天哟，怎么办起这个事了。”另外的人手脚都哆嗦了。

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就强迫我们扫院子，推炉灰，洗车，一会都不让停下来。我看到韩玉芝也在干活，看她脸面苍白，问她“叫你干嘛了”，她说“耍了流氓了（强奸了）”。我们就抱在一起哭了。

到了晚上，何雪健又对我下手，一共走了三个屋子，他开门看都有人，没有得逞，他气急败坏的说“你滚吧”，才让我回到关我的屋子里。

26日，我的公公托着七拼八凑的3000元钱，（开始借了1000元钱，他们不干，又借了两千元）交给了派出所，才把我放出来。

善良的人们呀，我一个50多岁的良家妇女，就因为我炼了法轮功，警察就敢于这样对待我，实行这样的暴力，这还有法律吗？我一个清白的人，只因为做好人，祛病健身有个好身体，就受到这样的污辱，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没脸见人了。如果不是法轮大法的师父讲过自杀是有罪的，我已经离开这个人世了……

同胞们：面对这场邪恶的迫害，我们真应当深思了，连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群体都被残酷的迫害，个人、民族的未来会是怎样？

为了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请和法轮功学员一起揭露、谴责和制止这场下流、残暴灭绝人性的迫害！